

行走

丰碑孟良崮

张华北

孟良崮，得名于北宋那位杨家军大将孟良，他须发赭张，双眼圆睁，手持一双锋利板斧，威猛无比。这一形象从小在脑海中根深蒂固。因了他率军镇守此地，以他命名的山崮就顺理成章，而这名称一流传就是一千多年。

初夏的沂南，麦浪用最深沉的绿染遍了山川。晴朗的天宇浮动着轻盈的絮状云流，缓缓地俯视着这片曾经英雄的土地。沿灰色的石阶上行，郁郁的橡树由石块间撑起，这树中的伟大树枝柯高扬横陈，豪放地用绿荫竭力遮掩着两旁的嶙峋巨石。人们说，昔时的孟良崮和周边的山地裸石垒坐、树木稀少。几十年来，旧貌已去，已很难与昔日惊天动地的战场相联系。

巨石或深扎进浅薄的土中，或倾斜地垒起两层、三叠，石缝间或见一支一簇草棵，用黄花平静地望着游人。细看石上花白纹理，或如风里流云，或如斜坡流泉，更有如慈祥、严峻、惊愕的人面，又有如虎首、熊头、羊脸、鱼口的形态。在风雨雷电中经历25亿年，已目睹了这座山崮惊天动地和宁静祥和

的岁月。

路右侧一块十余米高浑圆的花岗岩巨石上，“惊天地泣鬼神”6个红色大字深刻进石面。石顶是6个红色大字深刻进石面。石顶是几名手举战刀、步枪振臂高呼胜利的战士雕塑，那次呼声已深深勒进与山体融为一体的山石。几株苍松旁巨石如豹首眯目张口以笑迎接着游人，半山一处平台地恰当时是人们的休息之处。绿荫下的木亭前、茶凳间，听四名身穿解放军黄色军装的战士合唱，他们是一支自发的老年宣传队吧，一名老战士娴熟地弹起手风琴。“沂蒙山区好风光，好风光，沂蒙山区好风光哎。山路弯弯景致长，路旁的野花含笑开哎，一路欢歌一路唱一路唱……”一曲方毕，游人情不自禁加入他们的队列，随伴奏声唱起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一心救中国……”风琴声节奏强劲紧凑，歌声昂扬，在山林上漫溢开来。

上行路旁，一尊几十米长十几米高的盘石横陈，一道裂缝从石顶

斜下若裂石之势。爬山虎由右侧向上，叶上的钩爪紧紧抓满半边巨石。此处即击毙敌师长张灵甫之地，石下的缝隙即是当年的敌军指挥部，解放军战士冲进这里，向负隅顽抗的敌人横扫扫射。一场大战役由此终结。悬上的一块巨石此后轰然断裂。

山顶那耸立的紫红色纪念碑，被三棵挺立的白石柱镶紧，代表山东沂蒙山区，刺刀插上云天，寓意孟良崮战役的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三支劲旅。当年大战在即，陈毅军长手握大笔饱蘸浓墨写下：“临沂蒙阴新泰，路转峰迴石怪。一遍好风景，七十二崮堪爱。堪爱，堪爱，将军进攻必败！”这个豪迈的大将军，以战无不胜的豪情预示了战役的胜利。

扶着坚硬的巨石登上大山顶最高处，那石纹犹如盘根错节的大树根毅然屹立，石上的凹状圆坑应是当年纷飞而至的弹雨所留。放眼沂蒙大地，七十二崮，山峰突兀而起，远山逶迤连绵，那些村落、河流、公路、农田，掩映在苍苍绿意里、蒙蒙山岚中。



钢铁石油人（木刻）

刘军学 作

在场

秋 声

张国中

秋天拜托秋风君梳理田野里的庄稼、村庄里的树。梳理的声音沙沙地响，农人们就从心坎里流露出喜悦，甚至会情不自禁地笑出了声。他们仿佛看到了自家的庄稼地，以及整个田野的金子在流淌。这笑声，是秋天里最动人的旋律。

秋风君是一位高明的琴师，它的悠然弹奏，为整个秋天，撒满金色的音符。踏着秋风来到田野上、小河边、树林里，静静地倾听秋天成熟的声音。每一声悸动的心跳，都敲打出喜庆丰收的欢乐音节。

暮霭里的乡村，虽然没有了袅袅炊烟，但秋风君轻轻哼着一首首不知名的歌，为每一个在田野里劳作还没归家的农人，送来诱人的饭菜香。在秋风君轻盈的歌声里，玉米成熟了，露出金黄的籽粒，棉花白成天上的云朵，大豆熟了，谷子熟了，散发着醉人的稼禾芬芳。枣树上的枣儿红了脸，心中装满兴奋，它感激秋风君，将自己的甜香传到了远方。

秋日里的白天，是鸟儿们的乐园。鸟儿们欢快的歌喉，为了一场丰收的盛宴，一切都在庆典。麻雀、斑鸠、百灵、红点颏……各种鸟鸣，荡开了田野丰收的微笑和田野那最后丰满的胸脯，天似乎更高了，河似乎更绿了。此时的天空，明净清澈，只要有鸟儿们的鸣叫，人们就会陶醉、就会憧憬。

“蚊门知降雨，虫鸣觉近秋。”秋天里的虫鸣，是秋天里不可或缺的语言，或者说歌声。它们是秋风君的宠儿，有秋风君为它们传送，为它们扬声，无论是田野、沟坎、河边，或者村庄里，到处都有它们的身影，到处都有它们的独唱、二重唱、大合唱。无论是白天，还是月夜，虫们无疑为秋天增加了乐趣、幽默。

除了鸟，白天听得最多的就是秋蝉的嘶鸣了。说秋蝉嘶鸣，一点都不过分。蝉有夏蝉和秋蝉之分。夏蝉是整个夏天里最昂扬的歌者，声音歇斯底里，夸张到如音乐中的“高八度”。而秋蝉的嘶鸣，则委婉悠扬，少了夏蝉那样直而高亢的声调。这时，人们就开始忙着种白菜，忙着收秋。秋蝉的寿命很短暂，大约也就二十多天。为了这弥足珍贵的生命，它要在地下苦苦挣扎好几年才能钻出地面。一旦拱出地面，它就会用尽生命的力量，日夜歌唱，唱出蓄积一生的激情与梦想，成为自己最后的绝唱。

近年，农人们多种黑豆和黄豆。“豆田蛭蛭自在啼，瓜棚蛭蛭不住鸣”。这为多年不见踪影的蛭蛭，创造了生存的领地。一块块生长着黄豆黑豆的棋盘田，大片的黄豆地、黑豆地就成了蛭蛭们的天堂，豆叶和豆类是它们的食物。它们无忧无虑，整日整夜地鸣叫，此起彼伏，东边唱来西边和，仿佛满地都是蛭蛭。

蛭蛭是一个精力充沛的歌者。有它的鸣叫声，就能感觉到田园生活的惬意。它的歌声，总能引来一个两个或者三五个孩子，觊觎它绿色肥胖的肤色，幻想着把这歌声装进自己编织的蛭蛭窝里。但蛭蛭的狡猾，让孩子们捕捉起来相当困难，因此常常铩羽而归。虽然没有捉到心仪的蛭蛭，但蛭蛭的歌声时常会走进孩子们的梦中。蛭蛭的歌声，也让秋天的内容更丰富、更美丽。

秋天的夜间，是蛭蛭的天下。今年雨水大，蛭蛭格外多。蛭蛭是喜水、喜潮湿的虫儿。夜晚，它们在田野，在瓜棚支架下，甚至农家灶台的角落里“吱儿吱儿”地叫着，非丝非竹却清脆悦耳，或高亢激昂，或缠绵低诉，犹如一首柔美

动听的协奏曲，把乡村的夜衬托得静谧而安详。许多时候，人们坐在院子里赏月、拉家常，蛭蛭们清脆的鸣叫声，就会毫不客气地融入人们的说笑声中来。它们虽然潜伏在未知的一隅，却是不甘寂寞的歌者，是人们的说笑声引起了它们的共鸣，而躲得远远地与人们交流吗？

农家爬满扁豆秧的篱笆上，院子里的葡萄架下，门前池塘的草丛里，都有它们小小的黑褐色的身影，有它们的地方，就有它们脆脆的歌声。“梧桐上阶影，蟋蟀近床声，”夜深了，大人抱起酣睡已久的孩子恋恋不舍地回到家中。乡村的月夜，有蛭蛭相伴，大人孩子都会安然入睡，梦香境甜。

中秋的月光，是最美的风景。清幽澄澈的银辉，丝丝缕缕地抚过大地，投下斑驳的碎影。万物如镀上了一层熠熠的光泽，朦胧而婉约，曼妙而悦目。听，夜之深处，那是谁家少年手拿竹笛，吹响了优美的落子调？田野里的蛙也被这月光从梦中唤醒，睁着一双突兀的大眼，敞开嘹亮的歌喉，以特有的方式，唱响了清亮婉转的月光奏鸣曲。月色如水，人们揽几声蛙鸣入怀。听蛙鼓声声，与大地同眠，都会做几个多彩的梦吧。

最令人动容的是绵绵秋雨，这是秋天里最有声有色的画。尤其是枕上听雨，有一种“花落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的意境。这刷刷的秋雨，是要为秋天画上句号了。听着它敲打南窗的声响，感受着它一次比一次的寒凉，农人们没有古代文人的那种悲戚和感伤，倒是枕着秋风听秋雨，枕着落花伴落叶，隐隐地听到屋角蛭蛭的轻语，心海里向那繁华热闹的一季，挥一挥手，道声：明年再见！

在这秋雨轻唱的夜里，做一个清宁而香甜的秋梦吧。梦里，一切皆在沉寂。秋声近了，远了。秋的况味，秋的声音，终究是与一方水土一方人的心绪息息相关。

孟良崮战役的胜利，与人民军队的意志和充分备战相关。抗战胜利后的蒋介石，悍然撕毁“重庆双十协定”，发动国内战争。1947年，继涟水、莱芜战役后，敌人战锋直指山东解放区，24个师45万兵力压境，狂妄地要“雄狮北指，气吞沂蒙”。面对敌人的野心，此时的华东野战军已不再是弱小的队伍，与全国的解放军一起进入由对峙到大反攻阶段。集中了27万兵力，加华东军区兵力共近60万迎敌。

敌人误判我军华野主力东移攻势已疲，全线进攻解放区。国民党王牌军七十四师首当其冲，欲中央突破，置我军于死地。此时在延安的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若定。陈毅、粟裕不愧为智勇双全的将军，毅然决定兵行险着猛虎掏心，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之势，灵活指挥山地运动战。集中五倍于敌的兵力，迂回穿插堵截敌军后路，围敌七十四师于孟良崮。敌军十个师欲再行反包围，被我军设伏狙击。南京的蒋介石大惊失色，已无回天之力。张灵甫据守待援、中心开花的美梦落空。困兽犹斗，拼死抵抗。孟良崮上，裸石光秃，无水可饮无粮可食，我军炮轰，飞沙走石，浓烟烈火，敌军鬼哭狼嚎伤亡惨重。那个五月十六日，那个注定被载入史册的日子，下午天色阴沉，大雨将临，张灵甫这

支美式武装的王牌军彻底覆灭，被歼灭三万二千多兵力。华东战局由此迅速扭转。国民党鲁中决战的计划化为泡影。战役胜利当晚，大雨倾盆，冲刷着这场震惊中外的战场的痕迹，烈士的鲜血和着雨水流向山下的河流。

一场举世震撼的大战，我军战略战术机动，英勇迅猛，民心所向，20万民工奋勇支前，独轮车滚滚，担架队浩荡，千百万人民组成了埋葬蒋家王朝的汪洋大海。张灵甫，这个威震日寇的将军，却充当国民党反动派“五大主力”的马前卒，葬身在与人民为敌的战场。国民党军之败，败给了自身的弊端，也败给了为求解放的人民。

两千多英雄儿女长眠在烈士陵园，柏林肃穆，涛声阵阵，诉说着他们为国捐躯的英雄故事；芳草环绕，鲜花紫香，陪伴着那一个个年轻的英魂。展室里，问饱噙热泪的解说员：每一次的解说都是一次感动吗？她点点头：是的，希望来这里的所有人都会像我一样。我拿着展厅购买的一套小人书《红日》走出展馆，这是带给孩子的礼物，礼物虽小却是沉甸甸在手。展馆广场水池边，一些人正在布置坐椅和讲台，一个老者对我说，这里今晚又有一场隆重的晚会。回首，雄伟的山形展览馆，在傍晚的阳光里已是一片耀眼的棕红。



生命（木刻）

胡晓云 作

汉诗

致祖国

刘国莉

我喜欢名词的诚实，朴素，和寂静
不喜欢动词的鲁莽，以及形容词的虚伪

在一张白纸上，我写下：山川，河流，树木，庄稼，鸟雀，花朵
多么美好，写着写着就闻到花香了

这是一串长长的名字，长于生命，长于梦想
看吧，一大堆名词，在一张白纸上，闪烁着各自的光芒

我幸福地念着它们的名字：长江，黄河，长城，运河，北京，沧州
多么美好，它们居然排列成了祖国的模样

我无限深情地向这些名词的纵深处望去，
村庄，城市，小麦，羊群
它们忙而不乱，秩序井然

越来越多的名词涌现在笔下
我要用一生的墨，把它们精心养育

悼无名核弹英雄刘金祥

孙占义

党庆百年声未央，沧州星空呈金祥。
藏功隐德五十载，今指遗体始曝光。
无名英雄刘金祥，本是吴桥好儿郎。
从军基地核试验，五次辐射志如钢。
两弹一星国威壮，核父恰为留影像。
坚守绝密口如瓶，躯捐科研多高尚。
名归沧州英雄榜，吴桥父老寄厚望。
志在教化众后生，世世代代心向党。

注：此诗为作者读

本报7月2日第三版发表的《隐瞒身份半世纪，身后遗体献国家》一文有感而作。

人物

爱若清澈

吴相艳

坐落在沧县中学的张仲瀚汉白玉塑像在树荫下格外醒目。开学的日子，塑像底座上整齐摆放着牛奶、鸡蛋及一些不知名的小花，一些学子虔诚敬献，鞠躬离开。

沧州人，不可不知张仲瀚。不仅因他为家乡在饥荒年代调集40万公斤救命粮，不仅因他为共和国的缔造与稳定创造了丰功伟绩，而在于一种精神之树高耸常青，撑起足可仰望的熠熠星空。

张仲瀚是一个传奇。这个生于沧县崔尔庄镇没落官宦之家的风神少年，18岁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像那个时代所有热血青年一样，在时代潮头劈波斩浪。有人概括他的一生为“30年代的文艺家，40年代的军事家，50年代的农学家”。这样评价一个文武双全的英雄，未免寡淡。对于张仲瀚而言，如果说生命是一场宏大的交响乐，那么其前奏是抗日卫国，主旋律则是军垦戍边。在抗日前线、在南泥湾、在万里边疆，他把自己活成一面旗帜，一个个音符跳跃成章，而屯垦戍边生涯，注定让这生命乐章迂回铿锵、光华闪耀。

1949年10月的一个清晨，来不及拭去沙场尘埃，来不及把酒相庆，张仲瀚率部分干部和生产技术人员悄然进入新疆焉耆、库尔勒一带。风沙拭去了脚印，却把此行写入史册，这是新中国在新疆屯垦戍边的第一篇章。从此，万里边疆有了一个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铁的屏障。张仲瀚作为兵团第二政委，负责全面工作，成为新疆军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第一代军垦人再次发扬了三五九旅的南泥湾精神，自力更生，改天换地。尤其1962年伊塔事件后，58个边境农场迅速建成，成为流动的绿色通道，结束了万里边界有边无防的历史。

如果说汗水可以灌溉成功之花，那么灌溉这片戈壁的，除了汗水，还有赤诚。没有住处，他们在戈壁荒漠挖地窝子；没有吃的，野草、盐水都是充饥的美食。在初建石河子新城时，张仲瀚一边跟战友挖地窝子，一边讲南泥湾精神，说到兴奋处，扔下工具，振臂高呼：让未来的高楼大厦，用我们的地窝子奠基吧！多半个世纪后，石河子市果然变身塞上江南，实现了将军最初的梦想，成为共产党人建设新疆的一个美丽缩影。

军垦戍边，由来已久。自西汉设立西域都护，正式开始屯田戍边，至唐宋，延至1884年清政府正式在新疆建省，取“故土新归”之意改西域称“新疆”。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历代有为的中央政府莫不把军垦屯田作为国之大计。这是中国治国理政智慧，只不过相对那些或强或弱、或长或短的戍守，新中国把它做成了天长地久的大事业。十万人疆大军承担了“战斗队、生产队、工作队”的使命，作为这支“布衣军队”的领袖之一，张仲瀚让这项事业风生水起。

新疆曾是罪臣的流放之地，纪晓岚也好，林则徐也罢，抑或是收复新疆立下赫赫战功的左宗棠，他们是官、是士，终究是万里边疆的匆匆过客。与之不同的是，张仲瀚誓把生命融入这片土地，做高屋建瓴的领导者，更甘做抡起砍土镩开荒、背起粪筐积肥的垦荒人。他的脚步往往先于垦荒队伍，踏遍山山水水。在米兰古城废墟，他对农二师师长谢高忠说：“在这里摆上一个团，就叫米兰农场，是你在罗布泊的根据地。”在阿尔泰山，他眺望额尔齐斯河，对农十师师长张立长说：“你们农十师师部就设在这里，你们是最北边的一个师，就叫北屯吧。”在棉花试验田，他对科技工作者殷殷嘱托：“重点把棉花搞出来！”

于是，废墟古城成为鱼米之乡，北屯市成为塞上明珠，新疆长绒棉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棉花。

所谓永恒，不过是泽被后世的光阴绵长。时下，沧县崔尔庄镇成为全国最大的红枣加工市场，尤其新疆大枣源源不断地运到崔尔庄镇，再从这里流向四面八方，繁荣了南北经济。当初张仲瀚殚精竭虑勘开垦、保稳定、搞科研、促生产，所希望呈现的繁荣景象，在新疆，在他的家乡，在大江南北，已然郁郁葱葱。

大智、大勇、大度、大局、大爱——这是世人眼中的张仲瀚，他一生未娶，无丝毫个人财产，毕生无私利，唯将赤诚酬中华。2020年，卫国牺牲的年轻战士陈祥榕在日记中写到：“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果然是，爱若清澈，将何往而不至！因为清澈之爱，名利一如脚下尘埃，如王震所誉“有全局观，从不打个人算盘”便有了最好注解；因为清澈之爱，在受尽“文革”迫害，生命的最后一息心念念的仍是新疆的军垦事业，便是一个纯粹灵魂最真实的表达。

校园里，一片新绿中迸发着勃勃生机。大杨树上传来学子们充满青春力量的誓言。倾听一生心血为之奋斗的事业，不就是为了这青春靓丽的中国吗？清代一个诗人赞誉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功业是“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张仲瀚与左宗棠惺惺相惜，誓让戈壁变为绿洲，这更像一个隐喻：当心无小我，留给后世的终将是一地荫凉。

而今，张仲瀚也在树荫之下，目光从容，真切告诉我们，真的有一种爱，叫“清澈的爱，只为中国”。